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活 π / 关圣力著. —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4.1

ISBN 978-7-5171-0304-2

I. ①生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01691 号

责任编辑: 欧阳帆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电 话: 64924716 (发行部) 64924735 (邮 购)

64924853 (总编室) 52290775 (二编部)

网 址: 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 10.75

字 数 260 千字

定 价 36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304-2

引 子

当我们的生活在经济发展的挟裹下，逐渐远离平面的简洁与温馨，迅速向立体、全方位、多角度空间发展的时候，人的活动范围却变得越来越狭窄，一切自然赋予我们痛苦和快乐的魅力消失了。城镇中，古旧淳朴的房屋，充满人情味的胡同、弄堂和小巷，随着城市化进程，被轰鸣着的建筑机械摧毁，镌刻历史的瓦砾掩埋了人的道德和良心。一座座钢筋混凝土堆砌而成的高楼大厦，变幻着呆板、冰冷、死气沉沉的几何形状，炫耀着被化工颜料涂抹出的漂亮外墙，挨挨挤挤地耸立在都市和城镇的土地上。在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这个国家里，我们却居住在“罗马”、“北欧风情”和“巴西利亚”等等花园里。曾经闹哄哄的胡同、弄堂，不再被称为几条、几甲或第几弄，在它们原来存在的地方，变成了没有水的“威尼斯水城”，变成了没有海的“爱琴海广场”。再也看不到散乱围坐在一起，把各自家的饭菜端出来边吃边聊天的邻居，再也闻不到青涩清新的泥土气息味儿，更闻不到野生植物特有的迷人的芳香味儿，很多时候，灰溜溜的颜色，蒙蔽了蓝色的天空。我们行走在坚硬的混凝土地面上，视线被随处耸立着的水泥墙壁或玻璃幕墙遮挡。没有墙壁的大路上，到处栽满了地桩，高的和矮的。冰冷的铁栏杆、铁柱子和混凝土墩子，一排一排，一层一层，密密麻麻地沿着马路伸向前方。所有宽敞的道路，都被路桩和栏杆阻隔开

来，而重新变得狭窄。人行道上，也栽埋了许多地桩，摆放着可以随意移动的隔离套筒。人们脚下处处是人自己制造的障碍。空气里弥漫着热气腾腾的汽油、塑料、硫酸、人造香精、食品添加剂、廉价化妆品、氟力昂、油漆涂料、工业废弃物、城市生活垃圾和人体散发出的汗臭等混合气体的怪味儿。当一位漂亮的姑娘从你面前走过，你被她的美丽吸引，感到兴奋，可你却不知道，你看到的那一双大眼睛，双眼皮或高耸的鼻子，可能出自美容师的精雕细刻，人造眼睫毛粘贴在她涂抹成青灰色的眼脸上；当你在家里与妻子亲热，在酒吧里，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抚摸情人、女友或娼妓们丰满的乳房时，却从来也不会想可能自己是在揉弄一团“硅胶制成品”。人们，还有很多很多东西，不再具有自然品性，千千万万的人，每一个，每一个，都有可能戴着一幅假面具，微笑的，善良的，无奈的，或者伪善的，阴损的。我们就是这样的环境中，微笑着或郁闷着，从魔方似的高楼大厦里走进走出，白天装模做样，黑夜原形毕露，大家一起忙忙碌碌地活着，演绎着自己生命中极其相似，又各不相同的酸甜苦辣。有时候我们生活得疲惫、沮丧、烦恼，怨天尤人，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没出息的倒霉蛋；有时候我们兴奋、贪婪、狂妄，目空一切得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！

每个人的生命经历，都是一个独特的过程，它会随着时间的流动，将生命伸长或截短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遍布着生活的快乐和痛苦。这个过程随时间渐进，它的变数，绝不会被自己或另一个个体破解。

在我面对电脑，准备为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刚刚经历了一次无法述说，却绝对令人厌恶，又使人兴奋的遭遇。我知道，幸福生活来了。这是在这件事发生前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。10秒钟或1秒钟后会发生什么？

您和我一样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您无法从神奇的命运之神那里，得到一丁点暗示，应该发生的事，好事和坏事，会悄悄地忽然发生。这或许正是我们生命的尴尬和惊喜的真正原因。

1

我家隔壁，住着两个女人。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房屋的产权，属于其中一个叫叩的女人，另一个女人是借住在叩的家里。叩有许多朋友，来找她的人常常喊她沈 xuān。开始时，我总以为她的名字或爱称叫“神仙”。多好的名字啊，让人羡慕极了。神仙这俩字，总会使人产生奇思妙想，感觉一切都飘飘然，我居住的大楼，仿佛都因为她的存在有了仙气，钢筋混凝土也变得仙风道骨，峨眉山似的有彩云氤氲缭绕。很久以后，我重逢了年轻时的恋人时才知道，女孩的名字不叫“神仙”，而是叫沈 xuān。沈阳的沈，与我的初恋情人沈惠琳同姓。从我与沈惠琳分手，我便落下了一个毛病，生活里，只要我一看到沈字，惠字，琳字，或听到有人说出这三个字的声音，我立刻会联想起沈惠琳。我曾猜测她的名字用字，一定是“萱”或者“暄”，等象征美好、女人喜欢用的字。但不是，她用的是 xuān 字，是放倒了的“吕”字“叩”，或者像两个压扁的“口”并排横放在一起。

与她同住的女人，不叫她叩，而是喊她两口子。春、夏、秋三个季节的时候，我们的窗户常常开着，有时候，我可以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两口子、两口子的叫声。清脆的叫声，扑出一扇窗户，挤进另一扇窗户。每一次，只要我在家里，都会听得清清楚楚。另一个女人叫两口子的时候，有时候听不到回答，有时候能听到一种含混不清的软软绵绵声音。

另一个女人名字叫贝贝，即叫她贝贝。这也是在我遇到沈惠琳后知道的。即叫贝贝的时候，略带沙哑的嗓音有时候绵软，有时候干脆而严厉。有时候听不到名字叫贝贝的女人回答，有时候听到一种含混不清的声音。“en”、“ang”或“ao”或者其它什么声音，我从来也没弄清她发出的是什么声音。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住在一起，但我知道她们的朋友很多，几乎每隔几天，尤其是周末休息的两天，总有人上门来看她们。这时候，她们会将门窗紧紧地关闭，可仍然能从她们屋里传出音乐的轰响。那种模仿重金属的锤击声，让人想跺脚尬蹦或拥抱律动的节奏，给人带来振奋的激烈情绪。咚咚，咚咚，咚咚的声音，在钢筋混凝土铸造的墙壁间，前后上下反复地碰撞回旋，一层一层的圆形声波，一圈套一圈，一环扣一环，不断拥挤着、嬉闹着、堆积着，被强劲的音乐驱赶着撞碎在冰凉的墙壁上。偶尔还爆发出一声或两声女人的笑声和尖叫声。

我不知道她们在做什么，也曾猜测过他们在做什么。我把手捂在我们的隔断墙上感觉，把耳朵贴在隔断墙上听。但我很笨，永远也没猜准他们做的事。对于这两位邻居，我非常好奇，不知道她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缘，更不知道她们每次在做什么。我的家，几乎没人来。我也有朋友，有亲人，有同事，但他们很少来家里看我。好奇心这个东西非常讨厌，它会越积攒越浓厚。对任何事物，你越是想知道它的真相，它就越发神秘。我每天都关注我的两位邻居，想看到她们，听到她们的声音，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么！有时候，人的想法很齜齜，也蛋疼，本来不关你的事，你却偏偏要去探询个究竟。对这两个女人，我没什么特殊喜好，绝没有一丁点情色之想，仅仅是好奇。后来，我的好奇心变成了一种愿望，希望每天都能在楼道里遇到她们。希望遇到她们的想法也很简单，仅仅为了多看

她们几眼。满足自己视觉享受的欲望，让我深深地陷入一个怪圈中。

叫贝贝的女人身材丰满，白净，夏天她穿裙子又不穿丝袜时，可以看到她的腿。她的两条腿很美。贝贝喜欢穿长裙，多是裙裾垂到脚踝骨的波西米亚式长裙，脚上总穿双淡米色高跟鞋。她裙子的面料，柔软悬垂感很好，裙子随风或随她走动的节奏飘摆，下摆一会儿裹在她腿上，一会儿又散开来。我只要看一眼，就知道那是非常地道的布料。我做过几年裁缝，接触过数不清的布料，纯棉、涤纶、尼龙、腈纶、涤棉混纺、棉毛混纺、丝绸、纤维、亚麻、泡泡纱、富春纺、礼服呢、灯心绒、平绒、斜纹布、平纹布，甚至皮革和帆布等等。能够随风飘动，又不会产生静电粘裹在腿上的布料，一定是真正的丝绸或精纺纯棉麻制品，绝对不会是尼龙混纺。我每次看到贝贝，目光都被掩在她裙里的小腿吸住。她的腿形结实、修长，小腿肚圆润流畅，脚踝纤瘦，皮肤细腻。随着她的走动，裙裾飘飘，一闪一闪地露出小腿。我无法不盯住她的腿看，我不能控制自己的视觉贪婪。贝贝走路或站立时，淡米色高跟鞋与她小麦色的脚浑成一体，裸露的脚踝骨有着坚硬的明晰质感，小腿肚子曲线饱满，因穿高跟鞋被拉紧的肌肉紧绷着，显露出小腿肚鼓胀隆起的力量，非常性感。我喜欢她那样的体格，喜欢她裙里若隐若现的腿。因为她的腿，像极了我曾经的女友，也是我初恋情人的腿。

叫比贝贝稍微矮一点，也是瘦瘦的身材，可她肤色微暗，相对于贝贝，她显得更加纤瘦，还戴了付紫色框架的眼镜。透过清亮的镜片，能看到她不大的眼睛，还有她那似乎永远躲避着什么的眼神。自从我们住隔壁，我无数次看到她，可我在她的脸上，没看到过笑容。她的脸永远紧紧地绷着，两片总是闭合着的小嘴唇很薄很薄。她与她的朋友，是两种类型的人。我

越是好奇越是想遇到她们，就越是遇不到她们。工作原因，我出门早，下班没有准确时间，回家后又几乎不再出门，所以很少能遇到她们。不出门的原因，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，但你慢慢会知道。

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视觉欲望，为了能有更多机会看到她们，我偷偷将门镜改装了一下。这个主意，是我想了很久很久才想出来的，为此，我十分欣赏自己的智慧。

第一天，我在我居室的大门后，忙活了大半天。我反复地研究这扇门，用钢盒尺上下左右仔细地测量，找准了它的厚度，又沿着我房间的墙壁，不断地走来走去量上量下，终于精心地设计出一条线路，使我的居室门有了一个全新的功能。

第二天，我跑到百脑汇去采购设备。每看到一个柜台，我都要仔细地观察摊主经营的商品种类，一旦发现有我需要的东西，便迅速靠近经营者，悄悄反复地说明我的想法，让他们帮我推荐最合适的产品，我宣称我不在乎东西的贵贱，只要质量好，像素高，尺寸合适，钱多点点都好商量。大多摊主听了我的需求后都对我摇头，很干脆地拒绝了我。有一个摊主，甚至在我转身去别的摊位浏览时，竟在我背后和他的同事一起说我的坏话。他很嚣张，很随意地嚣张，可能没把我这个人当回事。他用挺大的声音对他的伙计说：“你瞧那孙子，脸长得歪七扭八，眼睛永远斜视，肯定心术奸诈，绝对不是好人。把东西卖给他，准他妈的招来警察。”另一个人大笑起来，并附和着他说：“穿得倒是挺体面，打扮得人模狗样的像个知识分子，还说什么要使用高科技，搞什么监控。说得好听，准是想去干偷窥女人的事。变态啊！臭流氓一个啊！哈哈哈哈……”他们开心地大笑起来。我还没走远，听到他们用这种话侮辱我，便很生气。我转回身，站在原地，盯着他们看。那个摊主，把头摆向一侧，他的伙计把头仰起来，俩人躲避着我的目

光。看到他们猥琐心虚的样子，我的胆子顿时大起来，底气也不断地充足上升。好一会儿，我终于感觉自己鼓足了勇气，便放开我的声音，伸出我右手的中指，指着他们喊着说：“说谁不是好人呢？”我愤怒的喊声，像出了枪膛的炸子儿似的，“砰”地一声轰鸣，把百脑汇震得嗡嗡地一串回声。好多人哎，有做生意的人，有买东西的人，有胳膊上戴着黄袖标的保安，快速向我身边聚拢过来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愤怒地盯着说我坏话的摊主的摊位。这时候，摊主不见了，与他一起说我坏话的那小伙子也不见了。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溜走了，怎么溜走的，好像他们有隐身术似的。他们的摊位，只剩下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坐在角落里，低着头在鼓捣一个布满了电线的铁皮箱子。

人们围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看我，三个戴黄袖标的保安也站在一边看我，没有对手的怒号使我看起来不太正常。场面很尴尬。我非常气愤。可对手已经逃遁了，我又没有精神病，没道理继续骂人。我生气地走过去，进到那摊位里找他们。没有，柜台后面堆满了散碎的电子零件，码垛整齐的纸盒子，根本没有他们，不知道他们躲到哪里去了。那个正在倒腾电线的小姑娘抬起头，微笑着问我：“您需要点什么？我来帮您。”说话间，她站起了身。我转身看了看她，蛮清秀的小姑娘，还很友善地微笑着。我冲她摆摆手，没理她。

没办法，人家小姑娘又没说我的坏话。我只得转身离开那个摊位。我要走了，可围观我的人仍然不散去，他们仍然围在原地看我。这让我更生气，我冲着围观我的人，扫视了一圈。人群随着我目光的力道开始蠕动，慢慢地散开了。我知道，人家没招惹我，没人愿意做我的对手，我也没理由从他们之中随机寻出一个对手。愤怒和无奈中，我决定离开百脑汇，不在这里采购我的设备了。像这种卖电子产品的商城，在北京遍地都

是，干吗非得在此花费，便宜了他们这些笨蛋。我转过身，高仰着头，往门外走。

在大门那儿，我刚刚走出去，从门边闪出一个人。他悄悄地挨近我，用手指轻轻捅了我一下。说实话，他的举动吓了我一跳。我以为是那个摊主跑到外面要暗算我呢。这时他若用板砖拍向我的脑袋，或者他把捅我胳膊的手指，换成刀子捅向我的肋骨，他一定已经得手了。当我看清这是个陌生人时，他冲我笑了。接着他像一个与我很熟悉的哥们儿，伸手揽了我的肩膀，轻轻对我说：“别跟那些孙子们生气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专门欺负不懂得技术和行情的人。”

我看他对我没有恶意，便对他笑了笑。看到我笑了，他又说：“需要什么设备？我帮你弄齐。有什么技术上不懂的地方，你尽管向我咨询，我免费指导。包教包会。”

这家伙把我带到门外一个角落，先给我递上一根烟。我们都没说话，各自把烟点着，我们俩蹲在地上，闷头吸了几口烟。然后，他询问了我需要的东西，立刻转身跑进百脑汇，过了二十来分钟，他提着一个大塑料袋子出来了，里面装满了我需要的设备。把那些东西交给我的时候，他还一件一件把东西拿出来给我看，非常仔细地为我讲解安装时、连接电脑时要注意的事。介绍完产品，他压低了声音问我：“嗨，问个不该问的问题啊，你准备偷窥的那女人，漂亮吗？为什么要偷偷监视她？有外心给你戴绿帽了？”我心说，这小子比我还坏。我特生气地对他说：“你问得太多了吧，你卖我买，咱俩做钱货交易，你管得着我要监视谁吗！你他妈的才戴绿帽子呢。我连媳妇都没有，怎么戴绿帽子？”他也感觉自己问多了，赶忙讨好我说：“你别介意啊，随便问问。你如果不会安装，我可以上门服务，帮你把一切都弄好，让你随心所欲地看个明白。但是你得另外付钱给我。”我干的这种事，怎能让外人知道？便没

答应他。我把钱给了他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多赚了我 120 元钱。为了安慰自己，我想，多就多点吧，人家不是还帮你把东西凑齐了吗？你不是还省去了反复寻找的时间么？时间就是金钱，一寸光阴一寸金嘛，有时候，时间比金钱更珍贵。这么一想，我不觉得自己被骗了，心里对那家伙的不满情绪，平复了许多。

第三天，我请了个病假，没去上班。我把自己关在家里，找出螺丝刀锤子带紧线小环儿的水泥钉子等许多工具，开始动工。费了很大的劲，才把原来安装在门上的门镜抠下来。又费了很大劲，在原来装门镜那个小洞上，塞上了我买回来的设备。然后我爬上爬下地把一根很细的电线，用带紧线小环儿的钉子，顺着墙壁边角固定好，七扭八拐地一直通到我放电脑的房间里。那是个和门镜差不多尺寸的小摄像头，虽然安装后，并不是严丝合缝，但基本上合适。我拉开房间门，里面外面仔细地检查这个小家伙，不刻意看，根本看不出它与门镜有任何不同。最后，我又用电工胶布，把那些很细小的缝隙塞严实。大功告成！嘿嘿，真不好意思把这个事说出来。我把摄像头连接在电脑上，全天候监控我的门外。嘿嘿，这时候，你一定能猜到，我坐在电脑前，就能把门外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了。那天，全部折腾完毕后，累得我浑身酸软。可我仍然坚持着跑到建材市场，买来两种颜色的壁纸，一种纸与我的居室门颜色相近，另一种纸和墙壁的白色一样。回到家，我得意地哼着没有曲调的小调，把两种纸分别粘贴在门上和墙壁上有电线的地方，将它们隐藏起来。

喜欢贝贝的腿，是因为她的腿像极了我曾经女友的腿，这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。我的初恋女友叫沈惠琳，她的腿给我留下深刻的，或者说此生此世不能磨灭的记忆。许多年来，我无法从自己的记忆里，把对沈惠琳的记忆清除干净，尤其是对她

的腿的记忆。

夏天，是女人最得意的季节，可却是我最痛苦的季节。夏天时，街上的女人都喜欢穿裙子，无论长裙短裙，都能看到她们裸露着的大腿或小腿。每到这个季节，我走在街上时，总是到处逡摸，我只看女人的腿，从来也不看她们长得什么样子，也不理会她们的胸部是丰满还是平坦。有时候，一个女人从远处走来，我立刻会发现，她的腿像我记忆里的腿。于是，我便盯着她的腿看，直到她走近我，又离开我渐渐远去，从我的视线里消失。无数次，我被女人骂。有些女人一旦发现我盯着她们的腿看，就会低声嘟囔一句“流氓”甚或在“流氓”前还要加一个“臭”，然后加快脚步，匆忙离去。大多数女人不理睬我的目光。也有女人发现我的行为后，竟会迈开双腿走出T台模特一样的脚步，故意对我炫耀她们腿的美丽。我常常被这样的女人，弄得心迷意乱。我喜欢在女人们裸露着的腿上，寻找我记忆里的那两条腿。为此我恨沈惠琳，是因为她留给我的记忆，我才无法摆脱这种荒唐的习性。

没想到的是，我居然有机会走进了我对门邻居的家里。想想吧，这件事对于我来说，该是多么的刺激，该是怎样的一种惊喜，怎样的一种满足啊！是的，我走进了她们家里，与两个女孩子认识了。

一个秋天的黄昏，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路边有个烧烤摊儿，烤羊肉的香味儿正在空气里弥漫。一个男人光着膀子，嘴里叼着一支烟卷儿，站在烤炉后，边往烤炉上摆肉串儿，边不停地吆喝。他拿在手里的一把破蒲扇，呼哒呼哒地在烤箱上拍打着，把浓烟扇动得一团团胡乱滚动着散开。有时候，随着他身体的移动，他叼在嘴上的烟卷的烟灰，掉落在他手里的羊肉上。他耷拉下眼睛看一眼，看羊肉，再翻起眼睛看一眼，看周围的人。然后，他把手里的羊肉串儿，直接放到烤

炉上去烤。这么做的时候，他坦坦然然，好像烟灰没落在肉串儿上似的。我看到了这情景，感觉他真脏。真他妈的脏！我在心里骂着他，便决定不在这里吃他的烤肉串儿了。

这时，我看到了烤炉右边放着两张小桌子。在一张小桌边，有三个年轻女人坐在桌子边吃肉串儿。一个穿吊带裙的女人，手指间夹着支细长的已经抽剩一半的烟卷，正在把一串羊肉顺进嘴里。不经意间，我看到了她们的腿。几个女人都穿了尺寸短小的热裤，牛仔布的热裤。她们的大白腿，肆无忌惮地裸露着，炫耀着青春的骄傲和成熟的丰腴。由于她们坐着，仨人修长的腿，蜷缩出很美的曲线。我不能无动于衷了。我走过去，坐在烧烤摊边的另一张小桌旁。那小桌子很脏，上面沾染了许多油污、孜然颗粒和鲜红的辣椒面，还散落着乱七八糟的竹签和皱吧吧的餐巾纸。我看了看几个女人。她们没看我，只盯着自己的羊肉串儿，嘴里嚼着羊肉。

“嗨！老板！”我喊那光着膀子的男人。我伸出手，向他比划着要了两瓶冰啤酒，二十串烤羊肉。在等他把烤肉和啤酒拿来的空闲，我点了支烟。我的眼睛，仍然看着三个年轻女人的腿。我沉浸在自己视觉的饕餮里，感觉心里挺舒坦。摊主把啤酒重重地放到我面前的小桌上，“砰”的一声重响。他嗨了我一声说：“你的。”

这时，我猛地想起，刚才他把烟灰掉落在羊肉上了。他会不会把正在烤的那些肉串儿，沾染了烟灰的肉串儿卖给我呢？他真他妈的脏！我在心里骂他。我怎么能吃这么脏的东西呢？我想站起身走人。一瞬间，真的只经过非常短的时间，我便做出了继续留在那里的决定。是那几个女人白皙的腿，留住了我。为了名正言顺地看她们，我最好的选择就是坐在小桌边吃肉喝酒。

我没再与摊主计较他的肉串是否干净。这东西虽然很脏，

可人家年轻的女人都可以吃，我也一样可以吃啊。何况那些肉串儿被烟熏火燎之后，不是已经经过高温消毒了吗。再说，那些肉串儿和几个女人，还散发得好闻得诱惑人的香味儿。我悄悄抬起眼皮，我看到三个女人不停地蠕动着小嘴，柔润的嘴唇上，粘着孜然颗粒和鲜红的辣椒面，洁白的牙齿一闪一闪露出来，曾经涂抹过口红的厚嘴唇，被衬托得油腻腻的非常性感。

我正独自沉浸在视觉和味觉的享受里时，我接到了采访站陈站长的电话。他问我在哪里，我说吃晚饭呢。他说：“这么快就到家了？你先别吃饭了，赶紧准备机器，有个采访。采访回来再吃。”我心说什么采访？我又不是记者，采访跟我没关系。我眼睛看着对面油腻的性感的嘴唇地蠕动，看着小桌边的六条年轻的白腿，用很大的声音对着电话说：“什么采访啊？我在火车站这边吃饭呢！刚点好烤肉和啤酒。不吃损失可大了，你又不给我报销。”

这时，烤摊摊主鞠了身子，正把一个不锈钢盘子放到我面前。油腻肮脏的小盘子里，是一堆烤羊肉串儿，我点的二十支烤羊肉串儿。听到我的话，摊主翻眼皮也斜了我一眼。我也看了他一眼。摊主鼓胀的胸脯上纹着的女人，和他一起看了我一眼，三个正在吃肉串儿的女人，也看了我一眼。

我提高声音说：“什么采访要这么急？就是去采访，也得等我吃饱肚子啊。”陈站长说：“不能等，咱们社若是老耗着不去，被别的报或电视台听到消息，抢了先，咱可就损失大了。什么叫抢新闻，你懂不懂？噢，对了，你不懂。我告诉你吧，就一个字，快。第一时间弄回来的信息，就是新闻。你是不是在路边吃肉串儿呢？还说什么啤酒、烤肉。我呸！少跟我这儿装高雅，装有钱，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不知道？你赶紧回家，给我准备机器，别把事给我耽误喽！一个高中学生接到洋卷烟推销广告，反映给报社了。这是条好新闻，要第二天见

报。你马上与记者部的孙红明一起去采访，带上你自己的相机，今天你负责摄影。别的事情你不用管，记者采访时你也别多嘴多舌，只管拍两张照片回来，你的任务就算完成。他们马上出发，过二十分钟可以到你家，先去接你，你准备好。你今天的饭钱，我给你报销，明天发了片子，社里还给你发稿费！你那一瓶子啤酒，几个肉串儿不算什么，扔喽！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是我？我已经下班了。再说，我不是广告部的吗？我只管拉广告，不管新闻，摄影记者呢？”陈站长在电话那边说：“老郑啊，这是机会，别跟我说你不去。摄影记者都撒出去了，一个没在，大街上去抓卖月饼的片子了，都有工作。你也知道，今年这月饼折腾的邪火，要不就块儿大，要不就卖金价。早先好吃又便宜的自来红、自来白影都见不着了。人闹，月饼也闹啊！可要不是这样，这发大片子的机会，怎么也没你的份儿啊！现在有机会了，你瞧瞧，我第一个想到了你。多好的机会啊！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我告诉你老郑，今儿晚上你拍，明天一早就见报了。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去，我就只能亲自出马了，我虽然不是搞摄影的专家，但拍两张照片我还成的吧？就是不行，我多拍，我拍它 20 张，拍它 30 张，总能挑出一张来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去，就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你。懂吗？我在帮你！这可是大新闻。记住喽，明天见报的是张大片子！你小子捡了个漏儿。我告诉你吧，明天片子上报，最小也得五分之一的版面，弄不好就是四分之一的版，而且还是头版。你去不去，告诉我，干脆点！”

根据陈站长的话分析，我知道他是真着急了。平时他总是叫我小郑儿或小白子，现在叫我老郑，明显是他急得没辙了。我猜测他这会一定忙得脱不开身，不定和哪个女实习生或女记者腻着呢。他说他的行为是“传、帮、带”，为的是让她们更好地了解业务，更快地熟悉采访工作，更早地成为合格的记